

芳香幽远酿蜜甜

□毕亮

客厅里放了一束薰衣草，是去年夏天从薰衣草地里采摘带回来的，插在瓶中，置于客厅，芳香满室。一年过去，香气犹存。

然而，何止是在我这一室，在6月的伊犁，哪里闻不到这种芳香呢？

曾见过一张航拍夏日伊犁河谷的照片，紫绿相间，伊犁河穿城而过。紫的就是薰衣草，绿的是草原，是树木，是更多的植被。整个6月，伊犁河谷就被薰衣草的芳香浸润着，薰衣草的紫色连绵，香气如水波，往四周扩散。

可有谁知道，如此芳香的源头呢？话还得从更早的1956年说起。当时在一些地方试种薰衣草，都未能成功。1964年，试种薰衣草被放到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又将试种薰衣草放在了位于伊犁河谷的农四师。任务最后落到年仅二十岁的农业技术员徐春棠身上。一年前，上海知识青年徐春棠从上海轻工业学校毕业来新疆支援边疆建设，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清水河农场刚刚落下了脚。

试种薰衣草不是一件容易的事，其中甘苦我们已经难以尽知，但诸多种植细节还是被徐春棠记录下来，如今都保存在档案馆里。和薰衣草一样，徐春棠也在伊犁河谷扎下了根，一待就是一生。几十年后，伊犁因广阔的薰衣草种植面积而被称为“中国薰衣草之乡”。徐春棠的铜像雕塑，就伫立在伊帕尔汗薰衣草园中，一年年守望着园中的薰衣草花开花落。

如今，伊犁河谷的伊宁市、伊宁县、霍城县、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，都大面积种植着

薰衣草。而市区的路边、公园里，也都植有小面积的薰衣草以作观赏。

薰衣草的花期并不长，盛开时就得收割以提炼精油。每年去看薰衣草，都得事先早早计划好。今年第一次去看薰衣草，是陪着浙江的同学去采访。她千里迢迢从浙江赶到伊犁，是为了采访伊犁河谷的养蜂人，那时正是薰衣草的盛开季，养蜂人都在薰衣草地头待着呢。养蜂人逐花而居，就是逐芳香而居。

我们在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的薰衣草园里和养蜂人周小通相遇了。当时，他正在薰衣草地头坐着，薰衣草地是别人的，他只是养蜂采蜜。不远处是他临时的家，妻子正在帐篷里做饭。

十八岁时，周小通从浙江温州来新疆投靠养蜂的叔叔，从此跟着叔叔学养蜂。二十岁那年的夏天，周小通一路走到了博乐山里采山花蜜，正是在博乐，他遇到了自己的爱人。

如今，三十多年过去了，周小通夫妇依旧在养蜂，只是地方从博乐挪到了伊犁河谷。他们成了三个孩子的父母，以养蜂的收入供养出了三个大学生。聊天时，周小通的羞涩掩饰不了内心的骄傲，生活和他酿的蜂蜜一样甜。

在薰衣草地头，我听他们随意聊着，不远处有蜜蜂的嗡嗡声伴随。周小通为能在遥远的新疆见到浙江老乡而高兴，我的同学为她此行偶遇家乡的养蜂人而激动。黄土地上长着薰衣草，薰衣草上有蜜蜂飞绕。微风吹过，紫色的波浪随风起伏，薰衣草的芳香越飘越远……



涝坝

□李新海

在西北的广大农村，特别是黄土高原上的农村，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以前，每一个自然村，都有一个面积在1000至50000平方米不等的涝坝，如果村子大、人口众多，就有可能有面积更大的涝坝，或者是两个涝坝。

什么是涝坝？就是露天的大蓄水池，相当于江浙一带的池塘或小鱼塘。当然，这些涝坝里也是有鱼的，尽管涝坝里的鱼都较小，以草鱼、小金鱼、狗鱼为主。涝坝一半都建在村中，或大家都方便的村头。这种涝坝，也叫涝池，它是村中唯一存储水的设施，是全村人畜的生命源泉。一般一个月左右或再稍长的时间，往涝坝里灌一次水，水源是上游地段的泉水、高山雪水、水库的水、井水或后来提灌的黄河水等。涝坝里灌满一次水，全村人畜够用一个月或更长一段时间的。如果冰封之前的最后一次灌的水不够多，或者冬长，人畜用水量，涝坝的水就不够用，村民们就得到邻村，或更远的地方去拉水或挑水。因为冬天，是没有水灌涝坝的。

涝坝绝对是村中的一个风景点，一个特别的风景点。一年四季，涝坝边都是全村最热闹的地方，从早到晚，都有人，男女老少都有，大都是去挑水或抬水的，也有到涝坝边去洗衣服的。特别是每天的傍晚，全村的驴马骡牛羊都被赶到涝坝里去饮水，挑水的，抬水的，你来我往，围着涝坝大半圈，好不热闹。夏天，放暑假，我们常到涝坝边去捉蜻蜓，用自制的钓钩钓鱼。钓鱼，并不是为了吃鱼，而是为了在家里养。谁要是钓上了

鱼，伙伴们都会投去羡慕的眼光。

到了冬天，涝坝封冻，涝坝就成了村中唯一的乐园。

学校放寒假了，孩子们全集中到这里，有滑冰的，打陀螺（我们老家叫打猴子）的，滑冰车的。最好的冰上娱乐工具是“冰车”，“冰车”是用木条钉制的，下面镶嵌上两条钢筋或铁丝，冰车有40厘米×60厘米大小，一个人盘腿坐在上面，两手各握一把长柄锥子，戳冰面，力撑做动力，冰车就快速滑行。这是男孩子们最爱玩的，能从下午玩到太阳落山。如果有月亮的夜晚，能玩到大半夜。

涝坝的运用历史，最早可追溯到一千年前。由于西北地处大陆深处，属于干旱半干旱的大陆性季风气候，降雨稀少，气候干燥，年降雨量在200至400毫米，而蒸发量却在1600毫米以上。过去，生产力底下，经济落后，西北农村无力建较好的大蓄水池，更无能力建饮水工程，涝坝是经济实惠的蓄水方式，尽管该蓄水工程非常不卫生，特别是在夏天，人畜共用，癞蛤蟆、青蛙、鱼类及蚊蝇大量繁殖，水质混浊，饮用对人体健康严重不利。但涝坝，千百年来一直是西北农村人畜用水的唯一水利设施。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，随着经济的发展，家家户户修建了水窖，西北农村才彻底告别了涝坝的历史。到2000年后，又逐渐用上了自来水。

涝坝，这一西北农村过去的一个绝不可缺的风景，已离我们远去了，甚至已没有了踪影。但它留给我们的记忆，永远不会消失。

大家V微语

常想

□鞠志杰

●朋友乔迁新居，买来了纸笔砚台，想让林清玄为他在客厅手书一幅。林清玄想了想，提笔写了四个字“常想一二”。“常想一二”，此为何意？原来，他想要告诉我们“人生不如意之事十有八九”，但扣除八九成的不如意，至少还有一二成是如意的，如果要过快乐的人生，就要常想那一二成的好事，这样就会感到庆幸，懂得珍惜，收获快乐。

●“常想一二”，每每生活中遇到不如意之事时，我总是以此勉励自己。

●随着年岁渐增，更是感慨快乐的稀缺，也更愿意与快乐的人相伴为友。在明白了人生的浮沉与际遇非一己之功时，也就能坦然面对很多事情。也许，最好的人生状态就是既要在进取人生的路途“长风破浪”，也要在人生不称意时能有“明朝散发弄扁舟”的任性和“惟江上之清风，与山间之明月，耳得之而为声，目遇之而成色”的豁达与超然吧！

谈天说地

实诚的人

□龙建雄

大家都说，老胡是朋友圈里最成功的人。

老胡人老实，待朋友真心真意，在工作上不争不抢，个人成长进步按部就班，每一步都不曾落下。要说运气好，他早就在市中心供了房，现在涨了十倍。

人大体上都喜欢和老实人打交道，不管你是否赞成，反正我是。我与老胡私交甚笃，他就是用自己的个人魅力团结了众多志同道合的朋友。老胡为人没有心机，他很诚恳地对待生活中出现的每一个人每一件事，从不接受不符合他本人事实的半点赞誉，也从来不会毫无根据地错怪他人，类似于竞争聘任、立功涨薪之类的“人生大事”，老胡从来不要计谋。

生活中，当一个人心机过多时，他就会把一些大好时光沉浸在无端猜忌揣测之上，从而疑神疑鬼，坐失良机。相反，一个心态平和、顺着本性说话办事的人，往往因为率真和诚实引来机遇和伯乐。生活里要是懂得这样的道理，我们就会为自己动用心机而感到羞愧万分，从而有意识地让自己保持清朗的心境。如果一个人能够这样去做，那么他在工作 and 生活中，都会少许多的负担和忧虑。

人有时会说，“做人难，规规矩矩做人更难。”天下之事，以规矩定方圆，公道自在众人心。与其在人际交往之中戴着面具伪装，不如踏踏实实展现自己心性的本真。一个人坦诚处世，消除猜忌之心，生活的背负就会轻些，人际关系也会跟着敞亮起来。

做人做事的道理很多，而且“仁者见仁、智者见智”。但从老胡这一类老实人朋友的身上看来，做人之道其实并不难。待人平和而有原则，待事明确而且果断，待理正直简练通达，心中没有成见则处事公平，心中没有自我则光明正大。

我们每个人，单纯一点做人，纯粹一些做事，谦谦君子何患做人做事不成功呢？

夜里下了一阵小雨，秋天的寒意又增加了一层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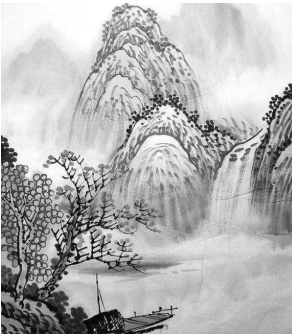
在通往月见湖的小径上，秋天更重地压弯了海棠树的枝条，海棠果红彤彤的，和朝霞辉映，天与地的彤云说不上谁更精彩。连成一片的海棠树，累累的果实，忍不住吃上几颗，甜中一丝酸意，有了成熟的味道。

这样的季节，已是到了深秋。经过那片一天天变黄变红的黄桷树林，来到读书的月见湖边寄台台上，还没有拿出书卷，就被柳树上集合着的灰椋鸟吸引住了眼睛。

灰椋鸟如此多地集合，这样的情况夏天不多见。夏天能见到这么多的灰椋鸟，是在桑葚成熟的桑树上，或者熟透了的樱桃园里。此刻，这么多的灰椋鸟在柳树枝头，不知道它们有什么目的或者举动。突然，这一群不下

迁徙的灰椋鸟

□郭宗忠



四五十只灰椋鸟拍击翅膀朝南飞去，它们好像约好了似的，去赴什么之约。

柳树枝头上只剩下了两只灰椋鸟，它们叫了几声，好像发出了号令似的，然后，从芦苇荡里又飞出了几十只灰椋鸟，又落满了湖边的柳树，之后，你发现，那站在枝头的两只灰椋鸟发出叫声时，这群鸟又一起起飞；然后，又是一批灰椋鸟从芦苇荡里飞出来，落在了柳树上，又一起朝南飞去……

我突然想到：这是灰椋鸟在迁徙。作为候鸟，它们有自己的感应与号令，有自己的组织与头领，从秋意寒起的北方到暖如春天的南方，一路路途遥远，跋山涉水，候鸟有它们自己完整的一套迁徙图。

柳树枝头站着两只灰椋鸟，飞走了几波灰椋鸟团队，而它们依然站在枝头叫着，好像它们俩在传达号令，队伍的多少，谁前队后队，似乎都有严密的安排，它们不严自威，先安排哪些鸟儿飞，哪些鸟儿是先遣队，哪些鸟儿在中间，哪些鸟儿最后压阵，好似都是经过了精心的策划。

周边的鸟何时在芦苇荡集合，何时迁徙，跟随哪一队，成鸟，刚会飞的鸟，老弱病残的鸟，以及谁留下来等待最后长大能飞的雏鸟一起迁徙，都进行了合理科学的搭配，这样在迁徙途中才能达到高效与整齐，一样的飞行速度与精力匹敌，才不至于出现飞行中的凌乱。

我这样想着，灰椋鸟又飞走了几批。我没有想到的是，在这片芦苇荡里，藏着怎么多的灰椋鸟，它们一批批集合迁徙，如此秩序，遵循号令，纪律严明，在蓝彻的天空中，它们小小的翅膀要经历漫长的长途跋涉，它们年年沿着一样的迁徙路线，坚守坚持先祖留下的遗训，做到精诚团结，密切配合，相互照应，听从安排，跟随合适的队伍，步调一致，才年年南渡北归，没有失掉队伍，没有迷失了方位。

明天春天，它们又会一路飞回月见湖，再从月见湖畔分别，到达自己离开了一个冬天的领地。